兩同書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夫大德曰生，至貴唯命。故兩臂重於四海，萬物少於一身。雖稟精神於天地、托質氣於父母，然亦因於所養，以遂其天理也。且夫松柏者有淩雲之操也，若壅之以糞壤，沃之以鹹流，則不及崇朝，已見其憔悴矣；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，若藏之於陰井，庇之於幽峰，則苟涉盛夏，未聞其消解也。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，終以速朽；冰雪之性非不液矣，竟以遐延。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，果以養之所致也。況夫人者，異乎松柏之永矣。養之失其所，則安可以不朽乎？豈徒冰雪之倏忽也！養之得其道，則安可以不延乎！故壽之有長短，由養之有厚薄也。悲夫，飲食男女者，人之大欲存焉。人皆莫不欲其自厚，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；人皆莫不惡其為薄，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。何以言之？昔信陵孝惠，為縱長夜之娛、淫酒色之樂，極情肆誌，此不自厚也，然卒逢夭折之痛，自殞於泉壟之下，是則為薄亦已甚矣；老氏彭公，修延年之方，遵火食之禁，拘魂制魄，此非不自薄矣，然克保長久之壽，自致於雲霄之上，是則為厚亦已大矣。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，苟以養，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也。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，木之所宜者水也。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蘗，斛庾之膏沃其皇燭，則必見壞滅也。故性命之分，誠有限也。嗜欲之心，固無窮也。以有限之性命，逐無窮之嗜欲，亦安可不困苦哉！是以易存飲食之節，禮誡男女之際，蓋有由矣。且夫居九五之尊，此天下之至貴也，有億兆之眾，此天下之至富也，苟以養生之不存，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，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。夫美玉投蛙、明珠彈雀，舍所貴而求所賤，人即以為惑矣。今以至尊性命之重，而自輕於嗜欲之下，豈得為不惑乎！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，風能拔樹而不能拔山，嗜欲者適足以亂小人，不足以動君子。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，義而不飲；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；柳下惠與女子同寢，終不為亂；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；周公遺酒誥之旨，殷紂沈湎而致亡；婕妤辭同輦之嫌，姜氏遜遥而無恥。豈非貞濫有異、厚薄不同者歟？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用則勞，神形俱困，而求長生者，未之聞也。為人主者，誠能內寶神氣，外損嗜欲，念馳騁之誡，宗頤養之言，永保神仙之壽，常為聖明之主，豈不休哉！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，其是之謂乎！